

兰州太平鼓文化表演解析

那贞婷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中文系,甘肃 兰州,730070)

摘要:兰州太平鼓是兰州地区独特的民间鼓舞形式。此种鼓舞形式是兰州地区传统文化承载的标志民俗之一。

兰州太平鼓作为表演事件在事件场景、事件形式及文化表演产生的符码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其特质及内涵。

关键词:兰州太平鼓;表演理论;文化表演

中图分类号:J722.2

表演是交流行为的一种方式,是交流事件的一种类型。表演通常标示着一种在审美上是显著的、被升华的交流模式,它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框定,并在观众面前被展示。对于表演、表演的实际施行的分析,凸显着交流过程的社会、文化和审美的维度^{[1]65}。兰州太平鼓作为甘肃兰州典型的地域文化活动,体现了浓重的文化表演特性。本文从表演理论入手,探讨兰州太平鼓在事件场景、事件形式及符码三个方面的文化内涵。

一、关于文化表演理论

对“表演”一词,民俗学与人类学领域里存在两种重要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从言语艺术的角度认为表现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美国著名民俗学、人类学家理查德·鲍曼。第二种观点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显著的事件,此种观点源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民俗学家阿诺德·凡·根纳普、英国学者简·埃伦·哈里森的传统,主要关注文化表演的符号学,即致力于“文化表演”的研究,其形成与发展的学术背景与第一种观点的学术史有些不同。这一视角的形成深受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影响,特别是他的重要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1912)

认为社会关系是无形的、抽象的,但是当人们通过仪式聚合在一起,他们采用一系列象征符号和一系列象征性行动,达到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在迪尔凯姆之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很多学者都采纳并发展了他的看法,关注特殊的事件,并把这些事件的上演作为向公众符号化地、戏剧性地展现社会最重要的象征和价值观的时刻^[2]。但实际上,以上两种观点之间可以非常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互相依存,互相影响。

与人类口头艺术家表演迥然相异的是另外一种长期吸引民俗学者研究兴趣的表演现象,也就是节日、仪式、典礼等文化表演一类。在这些事件中,一种文化处于既为了其自身又为了外来者而被封装、上演和加以展示的状态。每个表演都构成了一个不连续的复合事件,其特征因素包括确定的事件跨度、活动的组织程序、表演者、观众、地点和特殊场合。这些表演都集中在社会群体经验当中的某个突出主题上,作为表演关注的中心,这种主题将为许多表达活动提供象征资源^{[1]89}。

兰州太平鼓是兰州地区独特的民间鼓舞形式,每年正月期间参与社火表演及庙宇前的祭祀活动,日常会被封存起来,不得随意击打。太平鼓身成圆筒形,上绘精美图案,鼓身两面蒙牛皮,长70厘米~75厘米,鼓面直径45厘米~50厘米,鼓带较长,挎在肩部,可垂于膝盖处,击打时鼓手表现力极强,

收稿日期:2016-03-15;修回日期:2016-05-20

作者简介:那贞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北民族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民俗语言学。

E-mail: stonenz@163.com

引文格式:那贞婷.兰州太平鼓文化表演解析[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2):38-41.[doi:10.13960/j.issn.1671-3753.2016.02.008]

动作幅度大,力度强,可变换多种队形阵法。此种鼓舞形式是兰州地区传统文化承载的标志民俗之一,在表演过程中所展现的特质与上述文化表演几乎完全契合。以往对于表演理论的借鉴,学者往往从口头艺术的角度进行研究,而鲜少从表演事件的层面进行分析,笔者正是从文化表演的角度分析兰州太平鼓作为表演事件所体现出的特质及内涵。

二、兰州太平鼓文化表演的时空场景

文化表演中的事件,本身都具有独立表演单元的资格,每个场景都处于某个特定的地点,有表演程式的开始和结束,也有明确的表演目的。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观察,文化表演属于在时间上有限定的事件,许多类型的文化表演都利用周期性和节奏来确定自己在历法中恒常的位置,而历法则蕴含了与表演本身有关的基本原理,例如月亮的周期或者季节的变化。时间运转为文化表演提供了存在的理由,使个体受到社会群体的束缚,同时二者又一起为宇宙和永恒运动的力量所支配,而不受任何人为力量的制约。此外,这种周期性还发挥着以意义瞬间来点缀人类生活的功能。由于其不断的演变,时间也起着维持一年又一年生活的连续性作用。

从现实表演事件来看,兰州太平鼓的表演就体现了文化表演场景的固定及时间的周期性。此种鼓舞每年只在正月期间伴随社火表演而击打,日常会被封存起来。每到年节来临,太平鼓队都会出现在村落公共的广场与街道,甚至是庙宇前,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发挥着人神共娱的作用,这样的活动年年如此,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目的性。这些表演总是出现在特定地点,通过将主要的街道或广场之类的日常空间规定成混合人群、舞蹈、举行仪式或进行比赛的场地,来把普通的空间转化为表演空间。

这种时间、空间上体现出来的场景特性充分地说明文化表演是一个公共的事件,它邀请人们参与其中,人们承担着观众与参与者的不同角色。它为一个社区个体提供机会,使其能够扮演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特殊表演角色。鼓队的成员首先是表演者、年节庆祝活动的参与者,有时不同村落的太平鼓队还会有意识的互相竞争,进行评比,他们同时又是

竞赛者。通过角色扮演,或者可以获得对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更强、更深的确认。文化表演以角色扮演为重点,以民俗事象的重复实践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在民俗活动中的这些角色,是文化观念的表达与阐释,从而为个体提高自我意识、强化社会认同建立了机会。

兰州太平鼓的鼓舞形式在以上场景的表演过程中,毫无例外地体现着神秘性。在文化表演当中,构成表演的形式有着无尽的变异,但确定一个相对有限定的、大规模展演最为基本的场景的范围,还是有可能的,首要考虑的就是仪式。太平鼓队除了参与社火表演之外,还会在村落所属的寺庙前进行击打,通过鼓声震慑万物、祈求太平,这本身就是一种仪式过程。善男信女也会跟随太平鼓队去寺庙祭拜,实现愿望。因而此种活动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表演。传统的太平鼓只有男子才能击打,虽然现今也出现了女子太平鼓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参与祭祀的太平鼓队成员均为男性。理查德·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指出:“只有少数被选定的人才有资格接近仪式表演,仪式会吸引怀着特殊兴趣的个人,仪式将导致一种转换,不管它涉及的是死亡、祖先、丰产。”^[1]文化表演会把它的神秘性加以神化,让人沉迷,甚至有时使人畏惧,却很少不去制造这种神秘性。这充分体现出兰州太平鼓的表演是存在明确的目的性的。文化表演来源于传统,它是联接现在和过去的。文化表演不断吸收新鲜和别具特色的内容,以确保表演的魅力和激情。而且文化表演提供了一个承认和反映社会地位与境况的时机,以及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的机会。

三、兰州太平鼓文化表演形式

文化表演中,无论是怎样的场景,都要借助具体的表演形式来完成。表演形式就如同表达的载体代表着文化的风格、关注的焦点和兴趣,传播着事件主要的信息。兰州太平鼓的表演内容十分多样,主要是通过游行、队列或典礼来正式发动,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正月前夕,各个村落分别组织自己的太平鼓队进行表演前的准备和训练,正月社火表演要进行大规模的节日游行,各个村落的太平鼓队以社火表演的形式,在街

道进行表演。游行结束后会设置专门的地点进行竞赛式表演,场地可能会在乡政府或村委会的广场,也可能设在村落的戏台前。每一次小范围的击鼓表演内部也有固定的套路,一般要经历“开鼓—预热—高潮—收鼓”四个程式,表演最精彩的高潮阶段,鼓队成员在鼓队指挥的指导下会表演“鹞子翻身”、“腾跃鹞子翻身”、“纵叉击鼓”等高难度动作。

太平鼓队的队形阵法及击鼓动作多种多样,表演现场鼓队排列出不同的队形,表演过程引人入胜。一般的阵法主要有六种:(1)方阵队形,牙旗最前,鼓手居中,锣、钹手位于四周;(2)鼓手排两行,牙旗居中,前后锣、钹手;(3)三行队列,锣、钹手居中;(4)牙旗居中,鼓手排花瓣形队列,副指挥及锣钹手立于外围;(5)锣钹手与鼓手组成五个圆形队列,指挥立于中央。⑥锣钹手围绕指挥旗组成圆形队列,鼓手呈圆形立于外围。队形阵法的变化结合动作的变换,达到了极强的表演效果。有一些较为传统的村落,在展演结束后,鼓队会登上村落中的山顶寺庙(如皋兰地区),在庙前击打祈福。整个程序结束后,正月期间的太平鼓表演便圆满结束。

从兰州太平鼓的整个形式上来看,完全符合文化表演特征,有表演前的规划和完整的表演程序。它是人们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件,同时在文化表演过程中升华和强化了人的感情,增强了群体之间的凝聚力。通过年复一年的活动,太平鼓的击打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民俗活动,不仅承载着娱神娱人的功能,同时还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

四、兰州太平鼓文化表演中的符码

尽管在一个事件当中的场景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世界各地的文化表演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会采用一些符号学的原则来强化经验和意义。借助事件、空间、服饰、运动、声音、光线等符码组合,使参与者能够准确地解读文化表演所承载与传达的内涵。文化表演将平常的或非凡的经验转化为有意义的符号和信息,通过这些符号和信息,群体能够上演、展示和解释社会经验。兰州太平鼓就是这样一个集色彩、图案、行为、口头表演于一身的交流实践,它充分利用了人的身体作为符号来表达各

种文化意义。其中有些符码值得给予特殊的有关文化表演的关注,笔者从这一民俗事件中选取几个典型符码进行分析。

1. 听觉符码:声音与运动

这一符码渗透在表演环境当中,并允许人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从静静观察与聆听到激烈复杂的运动与喧闹来进行参与。不仅声音与运动被组织进我们所认可的音乐和舞蹈当中,而且打击乐器也在许多的文化表演中扮演着重要的元交流角色。运动可以组织进舞蹈的形式中,发挥着强大的功能。从声音和运动符码来看,兰州太平鼓这一表演事件恰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太平鼓舞伴随着击打乐器及舞蹈动作的融合,将表演者与观众融为一体。表演现场鼓声震耳欲聋,表演者对观众承担着展示自己的责任,通过表演,观众在获得了现场享受的同时,也对表演者予以特别强烈的关注。

2. 视觉符码:服装、道具与动作

这一符码对于表演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具有突出和强化表演事件的作用。在兰州太平鼓表演过程中,最突出的视觉符码就表现在服装与道具方面。太平鼓队的表演者一般服饰造型为头戴英雄花(也称英雄胆),额前别小圆镜,上衣是各色对襟绸衣,下身穿同色系绸裤,整体类似于戏剧中的武松造型,显得英气十足,与鼓队的表演相映生辉。太平鼓身一般都绘有双龙戏珠或狮子滚绣球的吉祥图案,呈现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喻意。鼓手击鼓时,左手执鞭,右手执槌(也称双鞭),表演动作刚劲潇洒,收放有度。随着岁月年轮的推移,兰州太平鼓逐渐形成了三种基本的打法:即“低鼓”、“中鼓”、“高鼓”。“低”、“中”、“高”是针对太平鼓表演动作中鼓的位置来决定的。“低鼓”,即击鼓时,鼓在膝盖以下来回翻转;“中鼓”,即在击鼓动作中,鼓运动的位置处于头部以下、腹部以上;“高鼓”,即打鼓时将鼓抡至头顶的动作^[3]。三种形式的基本打法逐渐形成了“战鼓对擂”、“两军对垒”、“鹏翅扶摇”、“雄鹰展翅”、“鹞子翻身”等极具视觉享受的表演动作。

3. 口头符码

通过表演中的口头表达形式,表演中的社会关系能够在口头上得到建构和协商。有一些口头符码会作用于不同场景之间的空隙里或社会互动当

中,这在部分兰州太平鼓的表演中也可以看到。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不少鼓队在击鼓之前,会齐声宣读一些篇幅较短的带有吉祥寓意的语句,内容主要围绕祈福消灾的主题进行。观众会被鼓队的这一行为深深的吸引,马上将注意力投放过去,紧接着鼓队就会展现精彩的表演,拉近了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这一系列的场景、形式和符码,一个社区就可以建构文化表演,并为个体创造机会,使他们得以巩固社会认同、遭遇神秘的艺术行为或加强对这种行为的认识。当经验框架转而强调象征性的、多维的交流,而不是平时单一的有关日常生活和生存必需品的形式之时,形式上的方法和转换的原则就会被加以采用,来促使不同的部分开始运转并为

它们赋予意义。兰州太平鼓表演事件所体现出的场景、形式与符码方面的特征,正是文化表演的有利证据。运用文化表演的概念来解释生活中的民俗事件,对于我们保护与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理查德·鲍曼.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 杨利慧, 安德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2] 理查德·鲍曼. 美国民俗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表演”观[J]. 杨利慧, 译. 民族文学研究, 2005(3): 139-143.
- [3] 那贞婷. 兰州太平鼓调查研究[D]. 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 2008.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Lanzhou Taiping Drum

NA Zhen-ting

(Chinese Department, Zhixing College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Lanzhou Taiping Drum, a unique drum dance,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arts in Lanzhou.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cene of the performance, the form of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semiotic code of cultural performances.

Key words: Lanzhou Taiping Drum; theory of performance; cultural performance; connotation analysis